



# 联合国

##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757

29 October 1987

CHINESE

### 第二七五七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7年10月29日星期四，下午3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u>主席</u> ：布奇先生	(意大利)
<u>成员国</u> ：阿根廷	德尔佩奇先生
保加利亚	加尔瓦洛夫先生
中国	李鹿野先生
刚果	阿杜基先生
法国	特斯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约克伯爵
加纳	格贝霍先生
日本	菊地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别洛诺戈夫先生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沙利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蒂克尔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伯恩女士
委内瑞拉	阿吉拉尔先生
赞比亚	祖泽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下午3点3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纳米比亚局势

1987年10月23日马达加斯加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9230)

1987年10月27日津巴布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  
19235)

主席：根据上一次会议的决定，我请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孟加拉国、喀麦隆、加拿大、古巴、埃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印度、肯尼亚、科威特、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达加斯加、尼加拉瓜、巴基斯坦、巴拿马、秘鲁、塞内加尔、南非、突尼斯、土耳其、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南斯拉夫和津巴布韦代表在会议厅侧为他们保留的席位上就坐。

应主席邀请，朱迪先生（阿尔及利亚）、德菲格雷多先生（安哥拉）、希迪基先生（孟加拉）、恩戈先生（喀麦隆）、斯沃伯达先生（加拿大）、奥拉马斯·奥利瓦先生（古巴）、巴达维先生（埃及）、奥特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加莱汗先生（印度）、基卢先生（肯尼亚）、阿布·哈桑先生（科威特）、特赖基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拉贝塔菲卡先生（马达加斯加）、阿斯托加·加迪亚夫人（尼加拉瓜）、沙赫·纳瓦兹先生（巴基斯坦）、里特先生（巴拿马）、阿尔萨莫拉先生（秘鲁）、萨雷先生（塞内加尔）、曼利先生（南非）、卡洛维先生（突尼斯）、土耳其曼先生（土耳其）、乌多文科先生（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佩伊奇先生（南斯拉夫）和穆登格先生（津巴布韦）在会议厅侧为他们保留的席位上就坐。

主席：根据在第2755次会议上做出的决定，我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表团在会议桌旁就坐。

应主席邀请，达莫达兰先生（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和该代表团的其它成员在会议桌旁就坐。

主席：根据在第2755次会议上做出的决定，我请古里拉布先生在会议桌旁就坐。

应主席邀请，古里拉布先生在会议桌旁就坐。

主席：我想通知安理会各成员，我收到了博茨瓦纳、布基纳法索、埃塞俄比亚、牙买加、莫桑比克、尼日利亚以及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的信，在来信中他们要求请他们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本项目。根据惯例，我建议，征得安理会同意，根据《宪章》有关条款以及安理会临时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如果没有反对意见，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勒格瓦伊拉先生（博茨瓦纳）、达先生（布基纳法索）、塔德塞先生（埃塞俄比亚）、巴尼特先生（牙买加）、多斯·桑托斯先生（莫桑比克）、奥诺内耶先生（尼日利亚）和马金戈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坐。

主席：我想告知安全理事会各成员，我收到了1987年10月28日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特别委员会代主席的来信，内容如下：

“我荣幸地请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按照安理会临时议事规则第39条允许我以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特别委员会代主席的身份参加安全理事会审议“纳米比亚局势”的项目。”

安全理事会过去几次曾邀请其它组织的代表参加审议安理会的议程项目。根

据有关此事的惯例，我建议安理会按照其临时议事规则第39条向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特别委员会代主席发出邀请。

如果没有反对意见，就这样决定。

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本议程项目。第一位发言的是古巴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坐并发言。

奥拉马斯·奥利瓦先生（古巴）：主席先生，我荣幸地向你表示感谢，感谢你非常有效率地干练地指导了安全理事会本月份的工作。我还愿意借此机会向加纳的维克托·格贝霍大使表示感谢，他非常英明而富有建设性地指导了安理会上月份的工作。

纳米比亚遭受殖民占领已103年了，自从安全理事会通过载于第435(1978)号决议的纳米比亚独立计划以来，也快十年了。自1978年以来，安理会不得不多次开会继续讨论种族主义南非的顽固态度。南非正使用一切它可以使用的办法，拖延执行这个决议；从而拖延纳米比亚实现独立。当我们在这个会议厅审议问题的时候，纳米比亚人民正在残酷的殖民主义统治之下受苦受难。这个殖民主义甚至认为黑人是从另一个星系来的劣等人种，种族主义分子的这种态度只能表明他们自己可怜可卑的狭隘偏见。

国际社会已通过联合国的许多决议或在其它组织里的发言，表示必须毫不拖延地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此外，任何联系解决办法和其它先决条件都不应阻碍纳米比亚实现独立，因为第435(1978)号决议明确规定了实现独立的必不可少的内容。今天，根据秘书长1987年3月31日的报告(S/18767)，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已解决，因此别无蹊径，只有立即执行安全理事会1978年商定的计划。

显而易见，阻碍纳米比亚独立的唯一障碍是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分子顽固不化的态度。它们不仅阻碍纳米比亚人民自由地行使其享有自由和独立的权利，而且还继续进行一场针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不再是秘密的战争，支持安盟雇佣匪帮，

并且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在该国领土南部地区驻扎几个营的南非正规军。安哥拉人民由于南非的野蛮侵略遭受了数不清的苦难和损失。其它前线国家正在抵抗这同一个侵略行径。

南非没有理由继续执行其颠覆南部非洲国家的政策，也没有理由继续提出只有满足“联系解决”的先决条件才能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早在1975年以前，当古巴国际主义部队应安哥拉党和政府之邀，前去援助安哥拉的时候，南非却拿出另外一些论点去干它现在仍在公然干的事。考虑到比勒陀利亚拒不服从国际社会意愿的傲慢和轻蔑态度，我国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唯一尚可利用的促进该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办法是对南非实行《宪章》第七条规定的全面的强制性制裁。

我们要求安全理事会各成员认真考虑这一局势，立即遍及全球的呐喊作出回答。我们请求安全理事会各成员根据第566(1985)号决议，对南非采取该决议制定的各项措施，否则，如果缺乏具体行动就将影响到联合国系统中这一重要机构的信誉。我们请安全理事会两度使用否决权阻止实行制裁的那两个常任理事国现在放弃它们的这种态度，停止暗中支持这个受到各个国家、人类理性、常人见解及人类历史本身憎恶的政权。

对于那些认为制裁对南非不会发挥作用的人，我们要问，为什么我国28年来一直受到封锁？为什么今天对尼加拉瓜进行同样的封锁？尼加拉瓜的桑地诺革命正是为了尼加拉瓜人民自己的命运而奋勇前进。

安哥拉以其想象力和灵活性一再表明它愿意促进可以导致第435(1978)号决议迅速执行的解决办法，而比勒陀利亚却对此一再推托，因为它有华盛顿在后面撑腰打气，而所谓的建设性接触正是华盛顿想出来的主意。我国政府重申载于今年8月在哈瓦那签署的《古巴—安哥拉联合公报》的立场，我们认为应该给予联合国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一切必要的支持，以便使他继续作出努力，通过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来寻求解决整个问题。

不可否认的是，秘书长迄今所作的巨大努力由于某些人的顽固不化而受到了阻碍，他们想将纳米比亚的独立与安哥拉的古巴国际主义部队的存在联系在一起，国际社会不接受这种令人作呕的联系，反对这些借口。因此，安理会应该在1988年1月31日前授权秘书长，就如何有效执行有关决议以及制定种族主义者遵守安理会决议的确切时限事宜提出报告。这是纳米比亚理事会于10月2日在纽约举行的部长级会议上一致同意了的。

古巴再次重申，它毫无条件地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唯一合法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我们确信，纳米比亚，包括彭格温群岛和沃尔维斯湾在内，迟早会获得独立，总有一天该国的代表会出席这个讲坛的会议，和我们一道为世界作出贡献，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有生存的权利，有发展和享受和平的权利，在这个世界上，殖民主义的可耻的篇章将成为只有历史学家才研究的课题。到了那一天，英勇的斗士们无须再为谱写新的篇章而流血，对人类进步的侮辱——殖民主义——也将寿终正寝。

主席：我感谢古巴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主席特斯法耶·塔德西先生。我邀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并发言。

塔德西先生（埃塞俄比亚）（《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主席）（24国特别委员会主席）：我谨代表《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对有机会在安全理事会发言表示衷心的感激，安理会在正在审议联合国面临的有关纳米比亚的严峻局势。

主席先生，我要说的是，看到你现在主持安理会的审议工作我感到非常高兴和感激。我坚信，凭着你著名的外交技艺，你定能使我们的审议取得成功！我还想利用这一机会热情赞扬你的前任，加纳的格贝霍大使，他在繁忙的9月里有效地主持了安理会的工作。

从我们面前的秘书长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很明显，自从今年4月安全理事会对这个问题进行没有成果的审议以来的7个月里，如果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纳米

比亚的局势有了恶化，这是南非占领军队加紧对纳米比亚人民进行镇压的结果。南非企图采用各种手段，打着所谓宪政安排的幌子，把一个傀儡政权强加给纳米比亚人民，它现在依然想这样做。接受解决办法的前景看来正在很快消失，该地区的整个局势继续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

南非在其盟友的支持下，继续在其政策和行为中对联合国表示公开蔑视，它还公开企图破坏纳米比亚独立的目标。作为受权完成确保充分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任务的联合国机构，特别委员会认为，种族隔离政权要对造成这种局势负完全责任，那个政权剥夺了纳米比亚人民的基本自由和不可剥夺的权利，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自从安全理事会通过第435(1978)号决议以来，在纳米比亚内部及其周围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和事态发展清楚地表明了南非政府的真实意图：在谈判的掩盖下争取时间，并通过傀儡政府这样的代理人筑固其对领土的统治。

正是面对这种背景，我们必须处理纳米比亚的整个局势。在这方面，特别委员会一贯的主张是：安全理事会应当采取果断行动，对付非法的占领政权的拖延花招和欺骗手段。特别委员会还强烈敦促安全理事会向国际社会的一致要求作出积极反应，立即对该政权施行强制性制裁。

在整个这一段时间里，我们目睹并全心赞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领导者表现出来的杰出的政治家风度，该组织真诚、急切地希望尽一切可能来全面执行根据第435(1978)号决议所制定的联合国计划。我也想特别赞扬前线国家的领导人，他们起了关键作用，并正在共同努力，支持纳米比亚人民的大业。

在给安理会的报告中，秘书长呼吁以现实态度和对纳米比亚居民福利的诚挚关怀去重新检查这一问题。我谨代表特别委员会诚恳希望安全理事会在本次会议上一劳永逸地重申其不可挽回的承诺和决心，以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我也请求秘书长立即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有效地执行联合国有关纳米比亚独立的计划。

这些措施应当包括能够导致立即停止非法的占领当局对在自己唯一真正的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下的斗争中的纳米比亚人民的武装镇压，以及在该领土上建立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的安排。

最后，我愿表示特别委员会对非洲统一组织成员国提出这一重要倡议的深切赞赏，倡议要求召开本次安理会关于纳米比亚局势的系列会议。在不结盟国家成员的充分合作下，我深信安理会会议作出的决定，都将证明是恢复纳米比亚人民被长期剥夺的人的尊严与自由的决定性因素。

我也希望特别赞扬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为寻求纳米比亚问题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法所作的不懈努力。我向他保证，特别委员会在这方面将继续进行充分的合作。

主席：我感谢《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贯彻情况特别委员会主席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巴拿马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里特尔先生（巴拿马）：主席先生，巴拿马代表团最热烈地祝贺你干练地指导了安全理事会本月份的审议。你在主持会议时表现出来的客观与技巧使我们感到非常满意。我们也向加纳的格贝霍大使表示感谢，他以惯有的才智出色和高效率地主持了安理会上个月的工作。

我向纳米比亚人民唯一真正的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外事秘书，西奥·本·古里拉布先生致以兄弟般的敬意，他和我们一起参加本次重要的辩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个被浪漫地称之为声援纳米比亚人民周的这个星期里，我们竟然在这里辩论我们早就应该庆祝的事情，即纳米比亚的独立。

比勒陀利亚政权长期以来反对联合国的决定，拒绝让纳米比亚人民充分享受不可剥夺的权利。只要一有机会，这个政权就轻蔑和不负责任地拒绝其余的世界完全正当的要求。因此，该政权破坏了这一致力于建立一个平等、正义与忍让的世界

的国际社会的尊严。

不能允许一个国家仅由于其狂妄、反动精神和蛮横的虚无主义就继续如此残酷和无耻地压迫一个完全有权获得自由的民族，并沿着自己的道路走向光明的未来而其露着的肩膀不受鞭挞。

纳米比亚独立是多年来联合国审议中忧虑和怀疑的根源。有系统地诉诸诡辩和转移视线，不断地采取违法行动，经常利用策略手段来搞混或抹杀联合国的决定，这只能加强支持纳米比亚把自己从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斗争的决定。

当代人对自由的渴望不能受到声称有权决定其命运的所谓主子的轻率解释。自由不是乞讨或恳求得来的权利，当以理智去赢得。我国代表团认为，现在应当下决心采取坚定的行动，以使联合国决议不会成为遭人践踏的脆弱枯叶或在无人问津的真空中被人遗忘的风云。

只要纳米比亚尚未获得独立，联合国将使得许多人对其决定的约束力抱有顾虑和怀疑，并认为批评联合国机构已成为高压手段压倒国家自由的论坛是有道理的。

巴拿马代表团希望，在本周的审议中，安全理事会将从历史责任的意义上承担职责，要求无条件和毫不拖延地立即贯彻包括《纳米比亚独立计划》的第435(1978)号决议，这仍然是实现上述目标中唯一得到国际接受的基础。声援纳米比亚人民周还有两天。我希望，在本周过去以前我们能够说，这一长期受难的人民漫长和痛苦的磨难终于过去了。

主席：我感谢巴拿马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南非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曼利先生（南非）：主席先生，首先我要祝贺你担任安理会的主席。

在安哥拉的条件严重恶化的情况下，安理会再次开会审议西南非洲／纳米比亚的局势，安哥拉继续被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成员用作对西南非洲／纳米比亚人民实行恐怖主义的跳板。

安理会不应被空洞的词藻和宣传所蒙蔽。正如秘书长在1987年10月27日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南非仍然对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和使西南非洲／纳米比亚获得国际公认的独立承担义务。阻止执行这项决议的唯一障碍是，安哥拉拒绝认真解决由于古巴和苏联军事人员驻扎在其领土上而对区域安全造成威胁的问题。如果大陆以外的部队仍然留在安哥拉，那么要满足第435(1978)号决议中规定的条件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1987年4月安理会开会议讨论对南非实施制裁时，我曾呼吁南部非洲各国的领导人正视现实，讨论解决他们在区域问题上的分歧。但这一呼吁被置之不理。西南非洲／纳米比亚的人民必将不得不自己来决定自己国家的命运，南非随时准备促进基础广泛的讨论进程。

南非没有与西南非洲／纳米比亚的任何一方进行战争。只要查阅一下40年来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记录就会发现，南非一直寻求和平解决这一问题。南非政府完全是为了努力找到和平解决南部非洲的问题，并具体和平解决西南非洲／纳米比亚问题，才反复要求支撑罗安达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人运)政权的40多万古巴人从安哥拉撤走。

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谈到纳米比亚人民希望得到和平、尊严以及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的愿望。南非政府相信，如果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停止对这块领土上居民采取的暴力行动，那么上述目标是可以取得的。

我还要促请秘书长关心安哥拉人民的困境。外国对安哥拉进行干涉，在这种干涉遭到普遍反对时，人运政权采取顽固态度，导致安全情况日益恶化，这给安哥拉人民带来苦难，安理会理事国难道能对此无动于衷吗？如此之多的外国部队驻扎在安哥拉以及人运政权的军国主义政策造成的一个恶果是：安哥拉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人的生活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安哥拉各方面的生活都已倒退到了危机程度。饥荒和疾病威胁着整个国家，主要是因为粮食生产下降而造成的。大多数安哥拉人都得不到医疗诊治。人运政权不同情、不关心人民的福利，这给这些人造成了

负担。 只有结束内战，才能制止安哥拉的经济倒退。

安全理事会应立即关注安哥拉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危机。 安哥拉已引起了超级大国的注意； 这给安哥拉人民带来了悲惨的后果，并威胁着区域安全和稳定。

相反，南非政府继续为西南非洲／纳米比亚的基础设施发展和管理作出慷慨的财政贡献。 南非纳税人为此作出了大量牺牲。 这一领土上经济的各个部门，包括农业、渔业、采矿、制造、建筑、商业、银行、发展、医疗保健、教育以及公共财政都按照人民的需要得到妥善管理和建设。 西南非洲／纳米比亚人民的幸福生活与他们的北方邻国居民的条件是无法相比的。

正如已经一再重申的，南非政府还为西南非洲／纳米比亚寻求能得到国际接受的独立。 1984年3月，南非外交部长呼吁在涉及争端的所有各方之间召开一次会议，除了要有实现和平的政治意志外，对召开这次会议不附带任何先决条件。 1986年3月4日，国家总统博塔提出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但是首先需要就古巴军队撤离安哥拉达成一项严格和令人满意的协定。 南非至今一直等待对这一诚挚的建议做出答复。 因此，用正在审议中的决议草案的话来说，那就是“顽固地拒绝遵守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和决定”的责任究竟应由谁来负？ 必须从该区域外部势力的政治阴谋中寻找障碍物，这些势力根本不把该区域各国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 必须从某个组织的政治愿望中寻找障碍物，这个组织把恐怖主义作为一种工具，图谋依靠枪杆子篡夺西南非洲／纳米比亚的权力。

但是南非对领土的居民承担了保护他们免受恐怖主义入侵之害的责任，不管这种入侵来自何方。 南非的作用是保护性的，目的是要维护有利于在西南非洲／纳米比亚实现符合领土大多数人民愿望并得到国际社会接受的和平解决方法的条件。 欢迎西南非民组和所有其他有关各方参与和平寻求一项谈判解决方法的工作。 因此，如果西南非民组停止其对西南非洲／纳米比亚人民的恐怖主义行为和越界侵袭，南非保安部队对西南非民组作战的必要性就会自行消失。 但是西南非民组丝毫没有表明它有任何放弃对领土居民进行武装侵略的认真打算。 西南非民组领导人通

过自己的行动和讲话继续对民主解决安全理事会今天下午审议的问题一事持顽固态度。

昨天，就在西南非民组代表在安理会发言时，西南非洲／纳米比亚人民都仍然对西南非民组对他们所犯下的又一起暴行感到震惊。1987年10月23日星期五下午大约10时至6时，四名年龄在两岁至八岁之间的奥瓦姆博族儿童发现了一枚苏制杀伤地雷，触摸后发生了爆炸。两名儿童当场死亡，另一名儿童后来亦因受伤身亡。第四名儿童仍处在垂危之中。在随后对该地区的搜索中，发现了一个藏有10枚杀伤地雷和六颗60毫米迫击炮炸弹的地窖，这些地雷和炸弹都是苏制的。这类战争物资是由得到安哥拉庇护的西南非民组的恐怖分子从安哥拉长途跋涉运来的，用于对纳米比亚人民进行打了就跑的攻击。正如这次野蛮事件所再一次表明的，西南非民组在其暴力运动中实行的是滥杀滥伤的做法，无人能够幸免。

几十年来，西南非民组一再重申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即：将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强加于领土居民，它绝不会放弃恐怖主义和滥杀滥伤的暴力行动。

总之，这项正得到审议的决议草案寻求授权联合国秘书长着手在参与冲突的各方之间安排停火。停火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南非政府没有同西南非洲／纳米比亚的任何一方处于战争状态。一旦西南非民组停止对领土采取暴力行动，对西南非民组采取行动的必要性就将自行消失。

主席：感谢南非代表对我所讲的友好的话。

阿吉拉尔先生（委内瑞拉）：主席先生，我谨代表我国代表团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再一次表示我们对你本月指导我们工作的能力方法感到满意。由于你的智慧、经验和周到的礼貌，我们才能在相互合作和尊重的气氛中开展安理会微妙而紧迫的工作。

借此机会，我必须再次向你的前任、我们的同事、加纳常驻代表詹姆斯·维克托·格贝霍大使表达我们的祝贺，祝贺他干练地完成了上月份安理會主席的工作，

再一次地显示了他的才干与长期外交经验。

1978年委内瑞拉是一个安理会成员国，参加了那一年9月29日通过第435(1978)号决议的工作。我们当时料想不到，将近十年后的今天我们还在审议执行这项历史性决议的问题。

遗憾的是，事实告诉我们，尽管安理会和大会一再作出决定，秘书长也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纳米比亚这个实质上是行使人民自决权利的问题却仍然得不到解决。南非种族主义政府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继续傲慢地蔑视安全理事会的决议与决定，特别是安理会第385(1976)和435(1978)号决议。

比勒陀利亚政府对全世界一致谴责种族隔离罪恶政策的怒吼置若罔闻，继续对纳米比亚人民实行这种政策，在纳米比亚领土上维持军事、政治压迫机器，给纳米比亚人民造成并继续造成惨痛的生命损失和巨大的痛苦，安理会主席1987年8月21日的声明就揭露了这一事实。

载于1987年10月27日第S/19234号文件的秘书长关于上述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指出：

“很遗憾地，最近几年屡次尝试进行最后安排在纳米比亚部署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以便开始执行联合国计划，都因为南非坚持“联系解决”这个先决条件而被阻。”(S/19234, 第25段)

对这一联系解决，安全理事会在第539(1983)号决议中明确无误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决议执行部分第3段写道：

“拒绝南非坚持把纳米比亚独立与毫不相关的枝节问题相联系的主张，这一主张不符合第435(1978)号决议和安全理事会的其他决定以及大会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决议，包括1960年12月14日大会第1514(XV)号决议。”

我们必须再次拒绝南非政府把纳米比亚独立与古巴军队撤出安哥拉或其他问题相联系的阴谋。纳米比亚人民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利决不能屈从于南非或其他国家的利益或幻想。这里的问题本质上是一个殖民地问题，它必须同其他殖民地问题同样地解决，也就是让殖民地人民充分行使权力，自由表达自己的意愿，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把纳米比亚问题与南非利益或东西方对抗联系起来的企图看待，就是要回避这方面唯一的实质性问题：即纳米比亚人民是否有权选择完全独立和主权？因此，必须再次断然宣布，这种联系是不允许的，秘书长1987年3月31日至10月27日期间的报告指出，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各种未决问题均已解决。事实上，所谓联系解决只是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分子的借口，他们企图在纳米比亚继续维持他们的殖民统治和种族歧视政策，继续为自己的利益占用纳米比亚领土的自然资源。

为何第435(1978)号决议通过已近十年，这一问题依然得不到解决？其实问题很简单。我们已经说过，这个问题本质上只是个适用各国普遍接受的原则和准则的问题。很明显，对上述问题的答案是安理会某些常任理事国不愿采用《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规定的措施和办法。

就我国而言，我们重申委内瑞拉支持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迫使不愿合作的比勒陀利亚政权履行其义务。迄今为止，由于安理会不能使它有关这一问题的决议得到充分执行，纳米比亚问题被毫无道理地拖延下来，不仅影响了长期受苦受难的纳米比亚人民，而且影响到整个地区，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构成明确的威胁。

鉴于这场漫长而痛苦的历程，我们敬佩、尊重和声援纳米比亚人民，他们表现了令人敬佩的战斗精神，同时正如西南非人民组织代表的发言表示的那样，继续愿意进行对话和谈判，并表示愿同南非签署一项停火协定，以利于第435(1978)号决议的执行。

就我们而言，我们至少应该对这种姿态表示赞赏，并授权秘书长同南非达成这样一项协定，以便采取必要的行政措施，在纳米比亚部署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

在结束对很可能成为联合国的又一个长期问题的简短发言的时候，我要重申，我们在其他讲坛上已经声明过，我们坚定不移地声援纳米比亚人民，愿意继续加强我们已经同西南非民组建立起来的密切关系。当然，在西南非民组主席努乔马先生最近访问加拉加斯期间，我国已经直接地向他表达了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的这样心情。

主席： 我感谢委内瑞拉代表对我说的好话。

祖泽先生（赞比亚）：主席先生，请首先允许我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十月份的主席。赞比亚代表团感到高兴的是在我们今年再次审议纳米比亚问题时有你干练、英明的领导。你所代表的国家长期以来与许多非洲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领域联系一起。我们相信我们的审议将带来成果。

请也允许我向你的前任，我的兄弟和同事，加纳大使维克托·格贝霍大使表示赞赏，赞赏他以能干地指导了安理会9月份繁忙的工作。

联合国的非洲集团再次决定要求安全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以便安理会审议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的必要切实可行步骤。这些非洲国家这样做完全是本着良心并且深知，正象秘书长许多报告所证实的那样，同执行该决议有关的许多悬而未决问题现已得到解决。

我们的要求十分简单合理。我们要求安全理事会采取公正合理的行动。我们这样做也是为了维护安理会的信誉，因为它的信誉已被某些西方理事国的妄为而蒙上了污点。我们要求采取合理行动也就是要努力恢复安理会的信誉。

我觉得可悲的是，在谈到南非及其非法占领纳米比亚情况时，我们只是重复放着同一张唱片。我们可以改变留声机，我们可以改变唱针，我们甚至可以改变放唱片的人，但我担心唱片仍将一成不变。

设想1966年降生了一个婴儿，这一年联合国大会终止了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权，并命令它从纳米比亚撤出。今年这个婴儿已年满22岁了。但南

非仍然赖在纳米比亚，仍旧是参与联合国活动的一个会员国。这个设想令人感到难过，但却也不无教益。

我们赞比亚认为联合国是万国俱乐部，而大会则是会员国的最高论坛。同其它任何俱乐部一样，对会员的要求之一就是所有会员均应遵守俱乐部的规章制度，服从其约束——否则就应退出俱乐部。南非一直无视安全理事会命令它撤出纳米比亚的要求，但却仍然是联合国的会员国。联合国内某些贪婪的大国为了各自的民族利益而争雄不已，从而使得联合国会员国无法对南非在纳米比亚犯下的罪行和南非无视联合国对该领土的委任统治权一事采取决定性行动。国际社会绝望地守株待兔，期望发生奇迹来改变纳米比亚事态的发展方向。

让我从最基本的事实说起：南非以政府名义所想要做的便是无限期地使南非与纳米比亚白人永久掌握政治与经济大权。如果我们承认，就南非政府而言，这是生活中不可改变的现象，那么南非所有的公开或隐蔽的行为、它的所有言论，所有种族隔离统治的花招，都不是奇怪的，它破坏邻国稳定的行动便也是其整个计划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也更毫不奇怪了。这倒很象是儿童玩的游戏——谁要是不择手段使他的对手倒退两步的话，他自己似乎便也就前进了一步，他在游戏中的地位便也更加巩固。

安哥拉一直是南非侵略的主要目标，一再受到攻击和入侵，甚至在其1975年获得独立前便是这样。南部非洲没有一个独立国家不受南非破坏稳定行动的影响，这种破坏行动——我们知道——甚至包括在塞舌尔进行的一次未遂政变。

我现在简略谈一谈有时联合国内所提出的办法。我们有时听说——南非代表今天也说——只要能同南非政权进行有意义的对话，我们就可以成为更好的邻国，和平相处，冲突与破坏稳定行动便也会停止。我们听说我们只需加入对话，便可了解对方的观点，这样南部非洲未来作为一个和平繁荣地区就有了保障。当然，这完全是某些政府所制造的一个神话，这些政府或是不知道南非政权的心理，或是

根本就不想知道，因为它们生怕失去有利润的市场。

西方与南非对话几乎长达一个世纪。 这是我们所知道的，但究竟又有什么成果呢？ 我们能告诉史蒂夫·比科的家人，告诉鲁斯·弗斯特的丈夫，告诉温尼·曼德拉·茜苏露夫人或是海伦·约瑟夫说：对话正在改变南非的事态吗？ 我们能告诉近年来南非成千上万的死亡者的家属，对话正在有效进行吗？ 所谓的建设性接触帮助了莫桑比克吗？ 恩科马蒂协定是所谓建设性接触的产物。 可是莫桑比克目前又发生了什么情况？ 南非仍在支持民族抵抗运动。 对话亦未能防止 1940 年代对亚洲人的歧视，在 1950 年代也未阻止划分种族的《团体区域法案》，也未能防止废除非洲特许权与开普有色人选举。 对话也未能防止沙佩维尔或是索韦托的大屠杀。 难道我们应该只是坐等吗？ 回答必须是坚定的“不”。 世界上必须警觉地注意到边境内外所发生的情况。 西方国家有力量结束这一可耻的现象。 西方国家若不能有效运用其权力，并以决定性的行动取代陈腔滥调的话，西方国家也将是后果的同谋。

尽管安理会深知这些事实，但是我们还要加以重申。 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无比地信任联合国、尤其是信任承担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主要职责的安全理事会。 同许多其它国家一样赞比亚的立场是：安全理事会在纳米比亚局势日益恶化的时刻不能袖手旁观。 安全理事会负有结束南非种族主义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的严峻责任。 南非不能继续自命为纳米比亚人民的监督和保护者。 我们仍听到那儿有些天方夜谭一般的故事。 安理会不能用来为某一成员的私利服务，因为这将破坏集体责任的概念，而这个概念几十年来一直是安理会决策过程的基础。 安理会不能尊重自己做出的决定，似乎开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先例，显然违反了一般常识。

我们认为，使纳米比亚实现真正民族独立的庄严许诺已经破灭。 我们认为，将这问题同古巴部队从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撤出联系起来，以此作为纳米比亚独立的代价，恐怕是为谋取商业利益而使用的牵制手段，与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毫不相干。 我们不能接受这种做法，整个世界也不会接受。 我们现在知道，连组成所谓临时

政府的南非在纳米比亚的代理人至少也认识到联系解决办法只能符合外来列强的利益。这是一项以自我为中心，方向错误的政策，因而，必须予以反对。这是一项不应得到任何人尊重的失去信誉的政策。安全理事会应公正地审议纳米比亚问题。纳米比亚应享受公平待遇，应获得独立。

我们南部非洲国家十分清楚南非与某些主要西方国家的同谋关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以及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与南非都有这种同谋关系；这种同谋关系为了掠夺该领土的自然资源，而推迟纳米比亚独立。

召开本次安全理事会的目的是希望能够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首先，授权联合国秘书长安排冲突双方的停火，即，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与南非之间的停火；其次，授权秘书长开始派遣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的工作进程。

毫无疑问，秘书长工作的成功需要双方的合作。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曾多次表示，愿在这方面予以合作。南非一直是绊脚石。我愿强调，安理会必须向种族主义政权表明，如果不与秘书长合作将导致对南非实行惩罚性措施。对此不应有任何含糊。必须将挑衅种族灭绝的政权从该领土上铲除掉。安理会应采取措施，确保立即执行。

所有安全理事会成员国，特别是常任理事国必须严格认真地遵守联合国的宗旨，即争取保证所有殖民地人民和国家获得自决。因此，我们不能容忍南非违反各项决议。本次会议的重点是履行第435(1978)号决议，而不是古巴部队是否应在履行第435(1978)号决议以前撤出安哥拉。这是我们的目标。第435(1978)号决议中没有联系解决的内容。

在结束发言前我愿赞扬联合国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为结束纳米比亚人民的痛苦所做的不懈努力。我衷心感谢他，并敦促安理会授予他采取行动所必要的权力。纳米比亚人民渴望自由和民族独立。让我们帮助他们实现这一崇高的目标。

主席： 我感谢赞比亚代表对我讲的客气话。

李鹿野先生（中国）：你即将领导安理会完成本月份繁重的工作，但我还是愿意借此机会对你担任10月份安理会主席表示祝贺。你所表现的领导才能已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祝愿你领导安理会圆满地完成对纳米比亚形势的审议。我还愿对你的前任，杰出的外交家加纳格贝霍大使阁下的工作表示感谢。

我们恰好在“声援纳米比亚人民及其解放运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团结周”这个时候审议纳米比亚形势，我愿以中国代表团的名义，向正在为纳米比亚独立事业而进行英勇斗争的纳米比亚人民及其解放运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表示声援和敬意。

自从今年4月份安理会审议纳米比亚问题以来，纳米比亚局势继续恶化。南非占领当局置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于不顾，一方面更加疯狂地镇压纳米比亚人民，肆意逮捕和迫害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和工会领导人，炸毁学校、教堂和工人住宅；另方面加紧制订所谓的“宪法”，策划“地方选举”等，妄图巩固亲南非势力组成的“临时政府”，搞所谓“内部解决”。与此同时，南非占领军对邻国的武装入侵和政治颠覆一直没有停止，最近，又深入安哥拉境内300英里进行空袭，破坏了南部非洲地区的稳定，严重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

国际社会对纳米比亚日益恶化的形势非常关注，迫切要求对该领土承担直接责任的联合国采取有效步骤，尽快解决纳米比亚问题，使纳米比亚早日获得独立。

安理会1978年通过的第435(1978)号决议，为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该决议核可的关于在联合国监督和控制下实行停火、撤军、通过选举实现纳米比亚独立的计划，反映了纳米比亚人民要求自由地行使自决权的愿望。这是国际社会为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所采取的一项重要行动。但九年的时间过去了，第435(1978)号决议还停留在纸面上。

众所周知，联合国计划所以得不到实施，其责任完全在于南非当局。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和前线国家在谈判中，作出了建设性努力，表现了极大克制和耐心。而南非当局则出尔反尔，不断节外生枝，百般阻挠决议的执行。

1985年11月，南非外长答复秘书长同意按比例代表制进行435号决议所设想的选举后，关于执行联合国计划的最后一个悬而未决的具体安排问题已解决。但当秘书长同南非当局就执行决议的具体日期进行磋商时，南非当局仍坚持“联系方案”，拒绝就执行决议日期达成协议。

所谓“联系方案”是将纳米比亚独立同古巴从安哥拉撤军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联系起来解决。这不仅遭到西南非人民组织和前线国家的拒绝。而且也早已为国际社会所广泛反对。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多次通过决议，明确指出“联系方案”与四三五号决议不相干，是阻挠纳米比亚独立的障碍。南非当局迄今仍顽固坚持“联系方案”，只能暴露它以此为借口拖延纳米比亚问题解决的真实图谋。

中国代表团认为，安理会不能再容忍南非当局无休止地拖延联合国计划的实施了。既然执行四三五号决议的所有具体安排问题都已解决，安理会就应授权秘书长开始执行决议的工作。如果南非当局再蛮横无理地加以阻挠，安理会就应考虑按《宪章》第七章有关规定，对它采取强制性的制裁行动。

主席：我感谢中国代表对我所说的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土耳其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蒂尔克门先生（土耳其）：主席先生，首先我感谢你和安全理事会其他成员给我这次机会就纳米比亚问题发言。

主席先生，你是一个作为土耳其的亲密友邦和盟国的国家的杰出代表，我向你表示我国代表团热烈地祝贺你担任十月份安理会主席。我也要向加纳常驻代表詹姆斯·维克托·格贝霍大使致意，他干练地主持了九月份期间安理会的微妙的工作。

纳米比亚独立问题体现出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一项特殊责任。安全理事会在这方面负有中心作用，因为它一向直接和广泛地参与了纳米比亚和平实现独立的进程。安理会在1978年9月通过的第435（1978）号决议中批准了一项纳米比亚独立的全面计划，该计划最终已为南非共和国所接受，并得到国际社会的全力支持。除了其它内容之外，该计划还规定设立一个联合国过渡援助

小组，以保证在联合国的监督和控制下通过自由选举，早日实现纳米比亚独立。

尽管出现了这种局面，但纳米比亚仍然处在南非的非法占领之下，这是令人深感愤慨的。鉴于有关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的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已解决，南非自1978年以来采取的拖延战术是毫无道理的。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的核心是制定和通过某些方法，以便能够有效地促使并最终迫使南非政府刻不容缓地履行其义务。

我们关切地注意到，自1987年4月安全理事会召开的没有结果的会议以来，尽管纳米比亚领土上的局势仍然严重，在解决纳米比亚问题方面没有采取决定性的步骤。然而，我们满意地注意到，在这个时期里秘书长为确保纳米比亚独立进行了外交方面的努力。秘书长在提交给安全理事会的报告中指出，最近他通过其特别代表在该区域所进行的接触证明：

“……如果以现实态度和对纳米比亚居民福利的诚挚关怀去重新检查纳米比亚问题，应该能够为执行联合国计划找出一条出路。”(S/19234, 第25段)

我要表明我国政府赞赏秘书长为确保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继续作出的不懈和灵活的努力。秘书长的这些努力必须得到安全理事会成员，特别是常任理事国的支持，以保证坚定地致力于无条件和迅速地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

安全理事会的这次会议是在情况危急的时刻召开的。在南非，根本看不到比勒陀利亚政权在不久的将来从根本上转变其政策的鼓舞人心的迹象。南非政府似乎不可能愿意开始采取温和的政策，以减少暴力，为消除种族隔离制度奠定基础。南非放弃对纳米比亚的不妥协态度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认为南非政府将继续坚持先决条件，藐视安全理事会通过的决议。这种局势促使安全理事会寻找摆脱这种停滞不前的局面的出路，并采取执行联合国计划的新步骤。

在估价目前局势时，我们也必须牢记另一种因素。应当考虑到世界上，特别

是西方国家对南非的看法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人们越来越坚信：时间越来越有限了，如果要避免南非的严重悲剧，就必须考虑和全力奉行更坚定的政策。

必须认真估价所有这些趋势，以扩大国际上对纳米比亚独立的支持。我们无疑应当根据联合国关于这个问题通过的决议采取行动，但是，我们也应当努力利用飞快发展的新情况，增加对南非的压力。不用说，这首先要求安全理事会采取坚定而有效的立场。

要求南非政府不以任何“联系”或先决条件，明确接受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的时刻无疑已经来到了，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这一次能够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十分坚定的立场。安全理事会这一次即将通过的决议应当成为结束南非对纳米比亚非法占领的开端。

作为纳米比亚理事会成员，土耳其一直在密切注视着有关纳米比亚的事态发展。在大会和安理会对这一问题进行的辩论中，我国政府多次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我们坚定地认为，只要南非坚持以武力维持其在纳米比亚的存在，将纳米比亚人民置于种族隔离制度统治之下，并在纳米比亚境外和独立的邻国领土内采取军事行动和发动侵略，威胁该区域的和平与安全，南部非洲就不可能享有和平或稳定。

在目前的局势下，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安理会被应该向南非政府发出明确无误的信息，转达国际社会要求纳米比亚立即独立的决心。如果安理会在目前时刻达成一致意见，那么将具有巨大的意义。

主席： 我感谢土耳其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我请他回到议事厅一侧为他保留的座位上就坐。

下一位发言的是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并发言。

特赖基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主席先生，感谢你给我机会代表阿拉伯国家在安理会上发言；我有幸担任阿拉伯国家集团本月份主席。

首先，我要代表阿拉伯国家集团祝贺你担任安理会本月份主席。我相信，你

杰出的外交才能将使你成功地主持安理会的审议工作。阿拉伯国家与贵国之间存在着良好的关系。我们相互之间有着共同的利益，并享有睦邻关系。

我要借此机会欢迎和感谢你的前任詹姆斯·维克多·格贝霍先生。他是兄弟国家加纳的常驻代表，也是我们的同事和朋友。他上月份成功地主持了安理会的工作。

自从安理会通过第435(1978)和第439(1978)号决议以来，近十年过去了。这两项载有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的决议是安理会成员一致通过的。然而，纳米比亚人民不幸依然被剥夺了自决权，依然在蒙受苦难，依然在渴望自由和独立。他们遭受暗杀、放逐、压迫、以及各种各样的无理逮捕，他们依然象其兄弟——南非人民一样，生活在臭名昭著的军事管制之下。种族隔离政权是一个顽固不化、玩世不恭、傲慢自负的政权，它根本无视国际社会的意愿，除了占领着阿拉伯领土、通过暗杀和恫吓手段排斥土著居民并将来自其他地方的移民取他们而代之的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几乎无人能与其相提并论。

过去两年中发生的事件以令人震惊的清晰性向我们表明，白人少数政权完全有能力通过建立对付纳米比亚、前线国家和国内反对派的机构，来蔑视国际意愿。正因为如此，安理会必须作出紧急的强烈反应，结束纳米比亚人民的苦难。

我们呼吁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行动，因为这是仅有的和平方法，舍此不可以结束那片土地上、那个被压迫国家里正在发生的悲惨事件，制止吞噬越来越多的生命的恶化局势。我们要特别请求国际上作出反应，迫使比勒陀利亚遵守这些决议停止施加经济和政治压力，并惩罚它对纳米比亚的占领，惩罚该政权的建立。该政权令人切齿痛恨，被正确地斥之为危害全人类的罪行。

除了有关纳米比亚问题的维也纳和巴黎会议之外，阿拉伯伊斯兰首脑会议、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和不结盟首脑会议都发出了上述呼吁；因此，应该对南非实行制裁。

许多会议都呼吁采取严肃和明确的行动，摒弃联系解决办法。有些人提出了

这种办法，企图使纳米比亚的独立取决于古巴部队撤出安哥拉。

十多年来，国际社会通过接触小组和所谓的建设性接触政策，对南非进行了苦口婆心的劝说和对话，然而却毫无成果，因为种族主义政权反而利用这一机会来争取时间，耍尽花招，搪塞推诿，收紧套在纳米比亚人民脖子上的绳索，并强行成立了一个除了南非以外无人予以承认的傀儡政权。无可辩驳的事实使我们看到在纳米比亚，男女老幼正在遭受镇压、折磨和无理拘禁，他们的政治和公民权被剥夺，政治暗杀时有发生，非洲邻国一再遭到侵略。一场毫无意义的所谓改革正在进行——面对这一切，难道安理会还要我们相信继续进行劝说是和平解决问题的出路吗？难道这一切还不足以使我们信服我们可以采取我们现有的第二个选择吗？这另一个选择也是和平手段，那就是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包括许多政府在内要求的强制性制裁。

我们十分担心某些人要求的一再倒退和拖延办法会危及安理会——和平与安全所系的最高机构和监护人的信誉。正因为如此，安理会才会看到，在根据《宪章》第七章实行强制性制裁这一关键问题上会遇到如此巨大的挑战。这一问题出现在大多数国际论坛的议程上，这是十分正确的。我们紧急呼吁安理会各成员和联合国助纳米比亚人民一臂之力，以对付种族主义政权。我们恳求它们放弃那些狭隘和短见的考虑，同意对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采取强硬的具体措施。

这是可以在国际论坛上听得见的人道主义呼声。那些继续阻挠采取必要措施的人违反了纳米比亚和南非人民的利益。他们将自私的利益凌驾于纳米比亚人的生命之上，从而增加了他们的痛苦。

阿拉伯国家谴责南非对安哥拉，一个兄弟国家的侵略行径，并重申支持安哥拉自卫反击南非侵略的权利。

最后，我们十分强烈地谴责野蛮的种族隔离政权非法地使纳米比亚殖民化的行径，并还谴责它掠夺纳米比亚的自然资源。我们对纳米比亚人民在其唯一合法代

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下进行的斗争表示全力声援。 我们要求国际社会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使纳米比亚人民的自由不成为一句空话、并铲除种族隔离政权。 阿拉伯国家根据阿拉伯联盟和非洲统一组织的决议以及联合国有关这一问题的决议坚决致力于对南非的抵制。 阿拉伯国家集团重申对安理会为加强国际步骤以结束种族隔离政权并使纳米比亚独立得以实现而通过的任何决议所作的承诺。

主席：我感谢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 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乌多文科先生（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席先生，请允许我欢迎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崇高职务。 你丰富的外交和政治经验将使你能够成功地指导安全理事会10月份的工作。 我还要赞扬加纳的格贝霍大使上个月担任主席时所做的工作。 我们还要对联合国秘书长的特别代表马蒂·阿蒂萨里先生表示欢迎，他为解决纳米比亚问题所作的努力得到我们的高度赞扬。

错综复杂的当今世界正变得越来越相互关联和相互依赖；因此，纳米比亚问题的解决和整个世界气氛的全面改善，停止军备竞赛和建立一个全面的国际和平与安全体系的斗争是分不开的。

多年来，纳米比亚局势一直处于紧张状况，这是因为比勒陀利亚不断对独立的非洲国家发动侵略性袭击，企图颠覆这些国家并迫使它们接受其单方面的苛刻解决条件，以及通过一方面使用武器、恐怖和镇压手段，另一方面搞建立所谓的临时政府的政治阴谋诡计和玩弄类似的花招企图使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长期化并掠夺其自然资源。 纳米比亚的紧张局势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从而引起国际社会的严重关注。

今年春季，安全理事会再次审议了纳米比亚问题。由于安理会的两个常任理事国采取消极立场，决议草案再次未能通过。 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本来可以利用《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规定的全面强制性制裁来对比勒陀利亚施加压

力，迫使其解决纳米比亚问题。但是，当南非拒绝执行这项决议时，安全理事会于今年8月以安理会主席声明的形式再次呼吁南非完全遵守第385(1976)和435(1978)号决议的各项条款。不结盟运动、非洲统一组织和实际全世界所有国家多次对迅速结束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和根据现存的联合国决议给予纳米比亚真正独立表示了果断的支持。联合国的一个特别机构，亦即纳米比亚理事会在这一领域进行了积极的工作，并在最近举行了外长级会议。

实现立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愿望可以从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和大会就这一问题提出的决议草案中反映出来。一些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联合国决议，尤其是安全理事会第385(1975)和435(1978)号决议为这种解决提供了现实的、得到普遍承认的基础。但是，这些商定的决定现在只需要执行了。然而，比勒陀利亚继续坚持无视国际社会的这些要求，并阻挠联合国的决定；我们今天从那个政权代表那里听到的话清楚地证实了这一点。十分清楚的是：如果比勒陀利亚政权被孤立起来，如果它得不到某些有势力的保护者的支持，它就不可能这么多年来破坏纳米比亚的非殖民化进程，因为联合国毕竟在二十年前就终止了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南非不顾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明确决定，继续坚持企图将纳米比亚独立问题同古巴国际主义者从安哥拉撤出这一毫不相干的问题联系起来。正如安全理事会进行的讨论所清楚表明的那样，国际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断然拒绝这种错误的联系。这种臭名昭著的联系政策只不过是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人为地阻挠纳米比亚人民行使真正自决和独立的权利的欲望。

就象以前的报告那样，秘书长就纳米比亚问题所作的进一步报告再次指出：

“……最近几年屡次尝试进行最后安排在纳米比亚部署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以便开始执行联合国计划，都因为南非坚持‘联系解决’这个先决条件而被阻。”(S/19234, 第25段)

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采取有效行动，迫使比勒陀利亚给予纳米比亚真正独立的时候到了。为此目的，我们需要象最近戈尔巴乔夫先生在他写的一篇题为“安全

世界的现实和保障”的文章中所指出的联合、集中的努力，他说：

“在反对作为具有国际影响的不稳定因素之一的种族隔离的斗争中采取更大的协同的行动是有理由的。”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坚决赞成南非立即和无条件地停止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南非的武装部队和管理当局从该领土上撤出，纳米比亚人民在一个领土完整的国家——包括沃尔维斯湾及沿岸岛屿——自由和无拘束地行使自决和独立权，以及把一切权力移交给由其唯一合法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所代表的纳米比亚人民。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呼吁安理会聆听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的要求，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采取有效行动，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

只有实行了全面强制性制裁后，其他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采取的措施才能发挥有效作用。在这方面，与南非在石油和石油产品方面的贸易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些产品对南非经济具有重大意义。目前，监督向南非运送石油和石油产品情况的政府间小组——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亦为成员之一——正就该问题准备一份提交联合国大会的报告。该小组掌握有关继续向种族主义政权运送这种战略产品情况的大量证据。我们认为，安理会有必要考虑对南非运输石油及石油产品实行强制性禁运的问题。某些其它有选择的措施也会产生效力。然而，要使这些措施产生效力，就必须是约束每一个国家的。

已发出不少次呼吁，尤其是当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担任安理会成员时通过的第566(1985)号和第569(1985)号决议中发出了呼吁。这些决议包含了关于对种族主义南非实行一些自愿基础上的措施的真诚呼吁。这些措施现在应作为强制性的措施。

通过政治解决来消除纳米比亚及南非内部的种族主义体制，将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我们必须寻找实现这种解决的途径。我重申，单单全面强制性的制裁，

就可构成真正有效的措施。

纳米比亚人民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下，使用一切可使用的手段进行争取民族独立与自由的正义斗争，将继续得到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全力支持。

主席：感谢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对我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肯尼亚代表，我请他在会议厅桌旁就座并讲话。

基卢先生（肯尼亚）：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很高兴看到你主持这一关于纳米比亚局势的重要辩论的审议工作。 贵国意大利，过去在解决非洲出现的问题方面起了主导的作用。 我们特别感谢意大利对我们可爱的大陆最近遭受的饥荒与旱灾给予的巨大援助。 我们希望，以你业已证实的外交才干，你将指导安理会的辩论获得圆满成功。

我国代表团还愿向你的前任、加纳常驻代表詹姆斯·维克托·格贝霍大使表示衷心的赞扬，他干练地主持了安理会9月份的工作。 加纳是一个非洲国家，我们在本大陆上热烈赞誉它在迎来黑非洲独立时代中所发挥的主导作用。 因此，它哺育出象格贝霍大使这样的令非洲自豪的优秀儿女，是不足为奇的。

我们还赞赏所有其他安理会成员让我国代表团参加这场辩论，这次机会对我国代表团和其他非洲代表团来说是非常宝贵的。

我国代表团将避免重述这一问题的悲惨历史，因为非洲集团10月份主席、马达加斯加常驻代表、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及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外交事务秘书已在发言中雄辩地阐述了该问题。 非洲集团是出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纳米比亚的继续非法占领而造成的该领土上不断恶化的局势，而要求召开安理会的。 肯尼亚强烈谴责种族主义政权顽固拒绝执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和决定、特别是体现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的第385(1976)号和第435(1978)号决议。

在过去对该项目的审议中，国际社会、尤其是非洲国家集团，被告知要有耐心。 同时，纳米比亚却仍然处于非法占领之下，而种族主义政权则坚持其战胜国际社会

意愿的阴险企图，妄想扶植一个听命的傀儡，以使它继续把纳米比亚领土当作向安哥拉和其他独立的非洲邻国进行颠覆活动的跳板。

我国代表团愿向勇敢的纳米比亚人民在其唯一合法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下进行的英勇斗争致敬。我们赞赏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在表示愿与种族主义政权签署并遵守一项停火协议、以利执行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所载的其纳米比亚独立计划时所表现的深思远虑和宽宏大度。在此，肯尼亚愿赞扬秘书长为执行纳米比亚独立所需的管理和其它后勤安排所做的不懈努力。秘书长在他1987年10月27日的报告结尾时指出：

“很遗憾地，最近几年屡次尝试进行最后安排在纳米比亚部署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以便开始执行联合国计划，都因为南非坚持“联系解决”这个先决条件而被阻。尽管如此，我仍深信，如果以现实态度和对纳米比亚居民福利的诚挚关怀去重新检查纳米比亚问题，应该能够为执行联合国计划找出一条出路”。(S/19234, 第25段)

在这一点上，肯尼亚吁请不加任何变更地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我们反对把纳米比亚的独立同一些无关的问题联系起来，例如同古巴从安哥拉撤军一事联系起来，而这本是安哥拉作为独立的主权国家的特权。

为此目的，我们促请安理会采取必要行动，确保秘书长着手部署联合国过渡援助小组。就肯尼亚而言，它将继续在联合国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范围内尽其绵薄之力，直至纳米比亚取得完全独立。在这一点上，我们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报告确认与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有关的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目前已经得到解决。因此，我们热切希望安全理事会所有成员，包括以往投反对票因而妨碍了安理会采取果断行动的那些常任理事国将携起手来，一致通过一项决议，以立即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

主席：我感谢肯尼亚代表对我的赞誉之辞。

下一位发言者是加拿大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斯沃博达先生（加拿大）：主席先生，请允许我首先祝贺你就任本月安理会主席一职。我们祝你在履行你的艰巨职责时取得圆满成功，同时，我们完全相信你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我们还要感谢自上次审议这个问题以来安理会历届前任主席在我们今天审议的问题上作出的不懈努力。

主席先生，我们要再次感谢你以及安理会使我们有机会参加这次辩论。但由于必须再次举行辩论，人们只能产生一种苦涩的心情。在大会停止了南非对纳米比亚领土托管的二十年之后，纳米比亚人民仍然不能享有自决权，这确实是纳米比亚人民的悲剧。而在安理会通过第435（1978）号决议的九年之后，我们仍需呼吁南非结束其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和不道德的占领，这确实也是国际社会的奇耻大辱。我们的忍耐已经达到极限，我们下定决心，绝不应以这种方式来结束这个十年期。

秘书长在他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进一步报告中，向安理会简洁地叙述了自从4月份以来在执行其关于纳米比亚独立问题的第435（1978）和第439（1978）号决议方面的事态发展。秘书长同其高级助手进行的讨论表明，秘书长明确决心忠实和认真地履行安理会赋予他的职责。加拿大还对该一地区的一些领导人的决心表示敬佩，他们在如此长的时间内为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作出的如此巨大的努力，我们将以他们的决心和他们坚毅不拔的精神为榜样。我们决不会停止努力。

两个星期以前，英联邦在温哥华召开会议，除其他紧迫的国际问题外，特别讨论了南部非洲，包括纳米比亚的局势。加拿大总理同来自各洲的领导人一道，表达了对纳米比亚独立进程陷入僵局的深切关注。加拿大和英联邦其他成员再次决心，共同和单独地促使南非放弃其可憎的种族隔离制度，结束其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上一次在拿骚召开的英联邦会议曾申明，英联邦针对南非采取的行动是为确保南非顺从国际社会在纳米比亚问题上的意愿。这一点在温哥华会议上作了重

申。

加拿大通过参加联络小组，深入地参与了纳米比亚独立计划，并继续对第435（1978）号决议充分承担义务。这一决议体现了在向独立和平过渡过程中唯一得到普遍接受的基础。纳米比亚的独立必须按照纳米比亚人民的意愿得到实现，而这一意愿则应通过在联合国监督和控制下的自由选举加以表明。加拿大随时准备同联合国和联络小组一道，充分发挥其在执行这一纳米比亚安置计划方面的作用。

据我们了解，决议草案已提交安理会，一如决议草案所申明的，所有与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有关的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已得到解决。南非已表明它愿意执行这一计划。遗憾的是，它的行动却是另外一样。比勒陀利亚不断提出新的无关问题，提出与纳米比亚独立无关的先决条件，仍在维持其对该领土的统治。

正如在秘书长报告中所表明的，南非政府继续以先行商定古巴从安哥拉撤军作为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的条件。南非总统申明，而且南非大使在这里重申，古巴军队在安哥拉的存在不仅妨碍了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而且构成了对纳米比亚的严重威胁，使得自由和公正选举难以实现。这种说法是不足为凭的。南非不能把纳米比亚作为此类无关问题的人质。对纳米比亚独立明显构成了最严重障碍的是南非压制性的非法占领，及其否认纳米比亚人民有权在联合国主持下进行自由和公正选举。

南非的顽固态度只能延长纳米比亚人民遭受的苦难和压迫，而他们已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剥夺了基本的政治权利和人权。我们深切关注着局势的继续恶化，并谴责南非占领军特别是在所谓的纳米比亚北部军事行动区对纳米比亚人民的残酷镇压。南非漫无止境的拖延战术、其对纳米比亚压制性的军事占领、其利用该领土作为对邻国发动军事行动的基地，其建立所谓的临时行政当局，其目的在我看来都是为了挫败纳米比亚人民的意志，反映了南非对纳米比亚人民合法权利和对国际社会要求的极大蔑视。纳米比亚的自由只有一个障碍，即南非的顽固态度。我们的任务在于寻找有效方法，迫使比勒陀利亚在不能置之不理的压力下进行变革，强制它

放弃它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

在这个声援纳米比亚人民周里，有必要忆及秘书长报告结语中的这一段话：

“如果以现实态度和对纳米比亚居民福利的诚挚关怀去重新检查纳米比亚问题，应该能够为执行联合国计划找到一条出路”。（S/19234，第25段）

我们承认在达成目标过程中存在的障碍，但我们必须从秘书长的声明中共同汲取希望。

据我们理解已提交安理会的决议草案将授权秘书长立即着手安排在南非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之间实现停火，以采取必要的行政和其他切实步骤部署联合国过渡援助小组。我们支持秘书长继续努力，包括按照有关决议的构想进行努力，以推动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的进程。

纳米比亚的独立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它必然会成为现实。安理会和国际社会面临的挑战是确保它迅速而和平地实现。

主席：我感谢加拿大代表对我的赞誉之辞。

下一位发言人是埃塞俄比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泰德赛先生（埃塞俄比亚）：先生，请允许我向您，并通过您向安全理事会的其他成员表示深切的谢意，感谢你们给予我国代表团参加就这个重要议程项目辩论的机会。我们相信您的有力领导将使理事会成功地展开辩论，以便履行对受压迫的纳米比亚人民的责任。

同样，请允许我也向您亲近的同事，加纳常驻代表詹姆斯·维克托·格贝霍大使表示祝贺，他干练地领导了理事会九月份的紧张工作。我还愿向我们的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表示敬意，他对纳米比亚人民的问题表现敏感并正在为推动执行安全理事会的决定——特别是第435（1978）号决议作出巨大的努力。

鉴于我们对纳米比亚问题的重视，如果说此刻国际社会的目光都盯住安全理

事会的话，将不会被认为这只是一种比喻。在被占领的祖国里战斗的自由战士、流亡在外的避难者、反对比勒陀利亚的国际社会都在等待着安全理事会在行使《宪章》赋予它的权力时能够作出什么样的判决。我们认识到这一权力，因而再一次请安理会设法纠正纳米比亚人民受到的这种极端不公正的行为。

刚好十二年多以前，即1976年1月30日，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第385(1976)号决议，它在国际社会中唤起了希望，期待纳米比亚问题得到最后解决。那项有力的决议除其他事项外要求立即撤出南非在国际领土上扶植的非法行政当局，在联合国协助下把权力移交给纳米比亚人民。在同一决议中，理事会紧急要求南非遵守这一决定并宣布接受决议的各项条款。

布尔人头脑中拒绝遵守国际社会决定的思想是如此之根深蒂固，以至在第385(1976)号决议通过不到两个月时，种族主义的比勒陀利亚就对安理会的这一要求作出反应，入侵安哥拉，而后又于1976年7月利用纳米比亚这块国际领土作为基地发动了对赞比亚的武装袭击。人们可以不断举出上千个南非拒绝遵守安全理事会决定的例子来。但最有说服力地证明这一点的是它继续占领纳米比亚并在那块国际领土上非法存在这个事实。此后，在1976至1978年间，安全理事会又通过了一系列决议。然而，它们又都再一次失之无效。

结果怎样是很明显的。这些决定的根本目标没有实现，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建设性态度遭到拒绝，比勒陀利亚迄今仍坚持它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对无辜的男人和妇女施加恐怖暴政。纳米比亚人的日常生活已变成了恐怖和恐惧的生活。每天都有逮捕、失踪、不加审讯的拘留、残忍的谋杀和暗杀事件发生，变成了家常便饭，成为比勒陀利亚一心堵塞人民要求自由和独立的呼声的方法。

安全理事会1978年9月29日的第435(1978)号决议注入了一股新鲜空气，激励国际社会努力给予纳米比亚人民公正待遇、在该次地区恢复和平。在这个决议通过以后的九年时间里，南非失去了一个宝贵的机会，同时使它自己也失去了在一个公正和和平的社会中享受其发展成果的机会。在剥夺纳米比亚人取

得自由和独立这一不可剥夺的权利、和破坏国际社会意志的同时，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不仅继续使自己得不到自由的好处，而且也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着严重的威胁。

尽管通过了第435(1978)号决议，种族主义南非的顽固态度仍然如故。结果纳米比亚的局势恶化到如此严重的地步，以致这个领土变成了一个军事区，驻扎了十万多全副武装的军队和更多的臭名昭著的南非秘密警察。此外，秘书长就第435(1978)号决议的执行情况提出的报告(S/19234)提到了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主席萨姆·努乔玛先生对这些种族主义军队在纳米比亚犯下的“暴行和屠杀”表示的严重关注。

我们认为，该次区域的现实清楚表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通过其顽固不化和拒绝遵从安全理事会的决定以及国际行为准则，已明显地向国际社会宣战。如果情况不是这样，我们就无法理解这种蔑视态度和备战行为背后的逻辑了。我们有第435(1978)号决议作为通过谈判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基础，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也已表示准备——昨天又向安理会进一步重申准备立即签署一项停火协议，以开始执行联合国为该领土取得独立制定的计划。因此，唯一的障碍就是比勒陀利亚的顽固态度，这种态度又助长了安全理事会某些常任理事国滥用否决权，这些国家也在鼓吹所谓的建设性接触政策，当然也鼓吹比勒陀利亚坚持主张的联系解决办法。

我国代表团忠于自己的坚定立场，坚信这一冲突的双方是以西南非民组为领导的纳米比亚人民和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第435(1978)号决议所批准的联合国计划是通过谈判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唯一实际可行的基础。我们坚信，提出古巴军队在安哥拉的存在不仅与安理会所有成员制定和商定的计划本身毫不相干，而且也是企图给这个问题加上一层东西方争夺的色彩，其实从根本上说它是一个非殖化问题。

在纳米比亚赢得独立之前，联合国仍然必须对那块领土上的人民履行自己的诺

言。任何机构或组织都没有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更有条件确保纳米比亚人民实现自由和独立的根本愿望。我们对安全理事会的要求很简单。我们敦促它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威。象秘书长在他10月27日的报告中要求的那样，安理会必须能够打开执行联合国计划的道路。为了执行它自己作出的决定，安全理事会现在需采取并非无关痛痒的措施。万一南非再次有恃无恐，它必须根据《宪章》第七章采取措施。

在我们方面，我们赞赏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有坚持信念的勇气和通过谈判解决矢志不渝地追求自由和独立的决心。

主席：我感谢埃塞俄比亚代表对我的友好讲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莫桑比克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并发言。

多斯—桑托斯先生（莫桑比克）：主席先生，首先我十分高兴地祝贺您担任安理会本月份主席，我们完全相信您的出色外交才干将能使您充分履行您的责任。我国莫桑比克与贵国意大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在我国为解放进行斗争时，我们经常得到贵国人民的安慰和支持。我们感到贵国人民与某些西方国家的态度截然不同，总是愿意理解我们的斗争事业。在我们获得独立以后，这种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贵国成为我们的第一个西欧伙伴。

我不准备因为我的老大哥，加纳常驻联合国代表出色地主持了安理会9月份的工作而向他表示祝贺。因为他的国家与我国有着极为密切的姐妹国关系，我经常受益于他长期丰富的经验，因此祝贺他等于祝贺我自己。

请允许我感谢安理会慷慨地同意我的要求，让我参加讨论。尽管对我远不如对我的老大哥赞比亚常驻代表那样慷慨，他可以随着身份的改变，一会儿坐在这张椅子，一会儿又坐在另一张椅子。

在联合国结束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二十一年后的今天，我们怀着极度失

望的心情在这里开会，再次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

纳米比亚问题是联合国自1946年第一届大会通过第65(1)号决议以来讨论得最多的问题之一。自那时起，这个问题就一直在大会和安理会得到讨论。这两个机构都通过了大量有关结束南非对该领土委任统治的决议，包括1966年大会第2145(XXI)号决议；以及关于由联合国直接负责该领土管理的决议，根据这些决议建立了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我们这个国际组织可以通过该理事会履行其对该领土的责任，直至该领土人民获得独立为止。

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通过表明国际社会在纳米比亚问题上达成了协商一致的意见。该决议所载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被普遍接受，作为和平解决该问题的唯一基础。该决议的通过激起了人们对通过谈判公正、和平地解决这一问题的希望。但是，由于南非顽固不化蛮横无理的态度，由于它的一小撮同伙的纵容——其中有些还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这些希望渐渐消失了。

种族隔离的南非坚持拖延战术，千方百计阻挠纳米比亚的独立进程。种族主义的南非坚持将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同古巴军队撤出安哥拉联系起来，借此破坏纳米比亚的独立进程。应当予以明确的是：古巴军队是1975年南非入侵安哥拉时应安哥拉政府邀请进驻安哥拉的。这是一个主权国家做出的主权决定，是符合《宪章》第五十一条的。

那些大喊大叫要求古巴军队撤出安哥拉的人似乎忘记了南非占领军公然违反本组织《宪章》及大会、安理会的决议的规定，自从1982年以来一直赖在南部安哥拉不走。

占领当局一直利用纳米比亚对邻国，特别是对安哥拉进行恐怖主义活动、侵略和破坏。现在，当我们在这里开会的时候，南非侵略军正在安哥拉境内同一个合法的政府及人民作战。最近，南非对安哥拉的侵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大规

模使用陆军和空军攻击民用和经济目标，造成大量人员和物质损失。

我相信本组织会同意我的说法，即南非占领纳米比亚并不是应纳米比亚人民的要求而采取行动的。事实上，纳米比亚问题涉及的是殖民化和占领问题。因此应当根据《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规定处理这一问题。

最近有关纳米比亚的消息不仅令人惊恐，而且使人深思。这些报道不仅证实了占领当局在纳米比亚的野蛮暴行，而且证实它对人的生命视如草菅。这些报道表明在这个国家里镇压不断加强，种族主义政权对无辜人民的恐怖活动和谋杀也在不断增加，连住宅、学校和教堂也未能幸免。勾结外国经济势力掠夺纳米比亚自然资源、剥削该领土的人力资源的活动仍在肆无忌惮地进行。这种作法完全违背了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为保护纳米比亚自然资源而通过的第一号指令。

为了将纳米比亚人民唯一合法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排斥在自决进程之外，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仍在企图将一项所谓的内部解决方案强加于人。

不能把纳米比亚独立问题同毫不相干的外部问题联系起来。我们认为今后安理会使纳米比亚获得自由的决心应该反映在安理会理事国特别是常任理事国的行动上，以便使南非不能再曲解安理会的立场。应当促使种族主义南非政权明了安理会的立场。

全面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的时机已经来到，不应有任何联系或先决条件，而且我们希望安理会能就此问题采取强硬、坚定的立场。

我们恳切希望安理会能够通过一项决议，使秘书长能够将第435(1978)号决议批准的纳米比亚独立计划立即付诸实施。

以往，每次在安理会上提出具体有效的措施时，都有些人十分不明智地投了反对票。对这些人我们要说：不应当让他们狭隘的经济利益和私利阻挠人们对国际正义和道德的追求以及对捍卫基本人权、尊严和平等的追求。

纳米比亚的独立有可能，而且已经被推迟，但却不可能永远剥夺纳米比亚的独立。拖延纳米比亚的独立的同时纳米比亚人民也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他们的苦难迟早会结束。纳米比亚肯定会早日获得自由。种族关系也会受到永久性的打击。我们因为私利而对这种长期影响视而不见的现象究竟还要持续多久？我们现在不要播下该地区日后种族冲突的种子。

主席：我感谢莫桑比克代表对我说的好话。

下一个发言的是尼日利亚代表。我请他在议席前就座并发言。

奥诺内耶先生（尼日利亚）：主席先生，我代表尼日利亚代表团热烈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10月份的主席。我们相信你的外交才能将会指引安理会的工作。我们把期望主要寄托在我们对纳米比亚问题的重视，高度强调使其成功地得到解决。我国代表团还要对你的前任加纳大使维克托·格贝霍表示敬意，在他上个月担任会议主席期间，安全理会在发挥了积极与建设性的作用，在关于当今紧急问题之一方面更是如此。目前所面临的问题也同样重要。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就其目前的这个项目也能表现出有共同的目的。

安全理事会再次开会审议纳米比亚及其独立与其人民自由的问题。现在距结束种族主义南非对被套上枷锁的不幸领地的托管权已有二十年；距安全理事会——联合国的缔造者们赋予安理会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职责——为使该领土和平过渡到独立而通过第435（1978）号决议也将近十年了。作为对国际礼让负责的一个国家，尼日利亚不会喋喋不休地谈个不停。纳米比亚局势的复杂历史也就是高涨的期望又继续受挫的悲哀故事，这也是我们和整个国际社会都非常清楚的。我国代表团因而也就不再老生常谈了。已经提出了论点，并概括了解决的方法。

遗憾的是现在不是国际社会中大多数国家，而是少数强国政府缺少政治意愿和诚实。那些仍旧将纳米比亚独立作为交换筹码者并未做到言行一致。也许他们

是有意使南非对纳米比亚及其人民的致命种族隔离控制永久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曾经成功地调动其一切可利用的资源与希特勒法西斯而战的国家；那些大声疾呼，强烈谴责种族隔离、种族主义与种族歧视的国家；那些一再公开声称崇尚自由、正义与人的尊严的国家却一直在大力安慰和帮助比勒陀利亚政权公然对纳米比亚人民实行理应受到谴责的殖民化和虐待。

某些国家装腔作势鼓吹参政民主的信条，同时却推行公然无视其本国人民愿望的政策，而其人民所表达的愿望明确无疑是支持纳米比亚立即获得无条件的独立。这些国家这样做是非常虚伪的，也是令人忧虑的。难道说那些支持南非种族隔离者从其历史未曾吸取任何教训，而且什么也未忘记吗？或者他们给予支持是因为种族隔离的受害者是黑人吗？请他们知道黑人的确是很美丽的，我们为自己是黑人而自豪。

我国代表团认为，种族主义南非及其支持者和盟友们可以推迟纳米比亚的自由与独立，但却剥夺不了这种自由和独立。世界的历史不乏被压迫、受殖民统治的人民赢得胜利，其正义事业获得成功的确实例子——尽管压迫者和殖民者以强大的力量勾结起来反对他们。纳米比亚人民迟早一定会理所当然地加入各国自由人民的行列，因为正义和道德加强了他们的事业，使之一往无前地获得必定的胜利。

纳米比亚认为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棘手问题事关联合国，尤其是根据《宪章》负有神圣责任的安全理事会的完整与权威。安全理事会必须行使其权威，逼迫推行种族隔离的南非摊牌。常常有人伪装虔诚地提发展中国家——包括我国——有必要尊重并维护我们自决自愿所承担的国际义务。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载有使纳米比亚和平过渡到独立的联合国计划，该决议是各国——其中包括参加谈判的西方五国——自决自愿的产物。因此，国际社会应该要求所有自由自愿致力于实现纳米比亚自由和独立的各方不要放弃他们的义务。令人十分沮丧的是，由于在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问题上的踌躇不定，纳米比亚已经和正在丧失数以千计的无辜生命，其中包括儿童、妇女和老人。这是种背信弃义的行径。

安理会目前的决议草案要再次确认联合国在促进纳米比亚人民自由与独立中的作用。这个要求不高，安全理事会应予通过。这不过是要求安理会授权秘书长使他能够开始执行本安理会决议，安排纳米比亚冲突各方之间的停火，并根据第435(1978)号决议的明确规定，派遣联合国过渡援助小组。联合国秘书长一再表明，根据第435(1978)号决议，要举行在联合国监督下选举；随着选举制度问题的解决，所有与执行该决议有关的未决问题都得到满意解决。纳米比亚人民一再表示愿意在立即充分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方面予以合作。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明确表示愿意并准备在立即充分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方面予以合作。

让我们——让安全理事会——现在授权秘书长，开始采取行政措施，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安理会必须让南非种族隔离政权明白，安理会已十分厌恶不断被用来蔑视其权威的毫不相干的外部问题。南非的朋友和盟国应该向罪恶的政权表明，国际社会不仅在纳米比亚选择了自由、尊严和正义的道路，在整个南部非洲也选择了这条道路。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就是要达到这个目的。这是非洲，是全世界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最低、最基本要求。

美国最伟大的儿子之一，已故小马丁·路德·金博士指出：

“总有一天，人民会不再忍受压迫。总有一天，人民不会再忍受被抛进剥削和不公正的深渊……。”

纳米比亚人民已经不能忍受被压迫和蹂躏了，现在应采取行动，把他们从种族主义南非强加的枷锁下解放出来。

主席：我感谢尼日利亚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最后一位发言的是秘鲁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并发言。

阿尔萨莫拉先生（秘鲁）：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十分高兴地看到意大利代表担任目前安全理事会主席。发展中国家认为，现代意大利对它们所关心的问题和希

望是敏感的。 我们注意到意大利的普遍声援责任感，其对自由与公正的承诺，及其对人类尊严的尊重。 此外，我们相信，这次辩论将符合上述原则和价值观念。

在热烈祝贺你的时候，我们还要同样祝贺加纳的维克托·格贝霍大使，他出色干练地主持了安理会9月份的工作。

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著作中对两种权力加以区分：政治权力，这是照顾由人民组成的社团的利益；专制权力，这种权力完全服务于拥有势力人们的独裁利益。

20个世纪之后，这种权力化分仍然适用于描述南非在纳米比亚的态度：少数殖民主义者对被压迫大多数人民的暴政和一小撮叛逆者对国际社会行使合法政治授权的暴政。

正是这一概念和专横地使用权力的做法使南非能够无视国际法，有系统地违反联合国决定，继续通过实行种族隔离对人类犯罪，蔑视安全理事会的职权和最终成为唯一无法无天的国家。

南非政权以各种方式违反了国际法律秩序，它的行动阻碍着纳米比亚独立。荒唐的是，由于安全理事会内的否决权，南非政权居然能逍遥法外，这是违反国际法的。 也许正因此，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尼日利亚作家沃利·索林卡在谈到殖民统治时说道：

“人类只要容忍暴政，就将继续死亡。”

我们相信法律必胜，我们的信念也是那些坚持认为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和我们不能容忍暴政的人们的信念。 我们为了使纳米比亚获得自由，今天来到安全理事会，因为，安理会掌握着打开牢笼的钥匙：纳米比亚人民被紧锁在牢笼里，在南非的殖民占领下受苦受难。 安理会有责任弥补国际法所受的伤害，弥补国际社会的良知和联合国的形象和尊严所受到的伤害，否决权破坏了所有这一切。

因为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成立42年来，有一半的时间由于纳米比亚受到非法占领，使它的政治和道义权威受到蔑视；10年来，它碰到了对实施其《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的挑战。否决政策的结果根本没有谴责和结束这种违法行为，而是保护和赞许这种行为。

由于诚如秘书长的报告所说的，有利于实施《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的客观条件得到了发展，在这种条件下今天的这些审议有了新的现实意义。

秘鲁相信这一历史的荒谬现象、这一长期来受到容忍但这些又遭到谴责的违背国际法行为将在领导人的头脑中和政府的决定中让位于以新的政策，这一新政策的依据是和纳米比亚的和平、安全、自由和正义相一致的新思想和新态度。我们希望各成员国将借此机会促使安理会能够承担起其历史性的义务，立即开始实施《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根据《宪章》第七章对任何背弃决定的行为进行有力的制裁。

秘鲁正在纪念秘鲁——非洲友好日，这是我国政府于1986年10月14日所确定的纪念日，以此每年在秘鲁和国外重申我们声援非洲人民的正义事业。这一天在秘鲁及其在非洲的使馆开展活动，强调非洲的文化价值对秘鲁社会的贡献、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利益和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

因此，我想引用阿兰·加西亚总统的话来结束我的发言。他在纪念声援纳米比亚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周之际说道：

“我们向为尊严和自由、为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英勇领导之下的解放运动献出生命的纳米比亚爱国者、向仍然被囚禁的自由战士和那些遭到迫害、人权受到侵犯的人表示强烈的敬意。秘鲁重申给予所有这些人和全体纳米比亚人无条件的、坚定不移的支持。”

主席：我感谢秘鲁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这次会议的发言到此结束。安全理事会继续审议本议程项目的下一次会议将于明天，也就是1987年10月30日星期五，上午10点30分召开。

下午6点25分散会